

ChLT 1060/420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1 1932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

通書一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
頤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
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
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
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
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
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
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

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
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
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
其宏綱大用旣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
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
也是以程氏旣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
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
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
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
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旣久乃若粗有得焉

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
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亦
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
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
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
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
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

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朱子曰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為者也○誠是自然底實○此言本領之本聖人所以聖者誠而已○勉齋黃氏曰誠即是實如一箇物看頭透尾裏面充足無一毫空缺處○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程子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朱子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尤見分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

水有源

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却不是說人性上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流行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為人也是這箇誠為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是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問朱先生

謂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即圖之陽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即圖之陰靜如何勉齋黃氏曰陰陽有以對待而言者一上一下一東一西此以對待言也有以流行言者一晝一夜一春一夏此以流行言也太極圖之言陰陽其以流行而言者歟故曰誠之源又曰圖之言動曰誠之立又曰圖之陰靜誠理也陰陽氣也理與氣未嘗相離故言誠而又言陰陽也○問誠之源也是說誠之用誠斯立焉是說誠之體却先言用而後言體何也曰體用不可分先後自不相妨如一語一默一晝一夜春夏了方秋冬不成說秋冬了方說春夏今看箇物把陰做頭也不得○他這話是看得易精貫後故說出許多道理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

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問純粹至善者也與繼之者善同否朱子曰此是總上二句却與繼之者善不同○如說純粹至善是統言道理通繳上文○問純粹至善者也是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曰純粹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同

一陰一陽之謂道
性善成性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

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

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

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

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問誠上篇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是證上文
否朱子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
之源誠斯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
節成之者性又證誠斯立焉一節○一陰一陽
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
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此書第一章可
見○問此章與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也成之者性也三句曰繼成二字皆接那氣底
意思說善性二字皆只說理但繼之者善方是
天理流行處成之者性便是已成形有分段了
○問繼之者善屬陽成之者性屬陰曰方造化
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屬陽才麗形質為人物為
金木水火土轉動不得便是屬陰若是陽時自
有多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
道具於陰而行於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
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
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問一陰
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以一
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為
陽望後為陰以一年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

陰自古至今恁地衮將去只是這箇陰陽是孰
使之然也乃道也從此句下又分兩脚此氣之
動為人為物渾是一箇道理故未生人物以前
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
定為人為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問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註中何以分繼善成性為
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
專屬理○理受於太極氣受於陰陽五行○問
繼善成性解云陽之屬陰如何勉齋黃氏
曰此言陰之分陽之分未說陰陽又問繼之者
善是未有成立時於圖上見得否曰這裏本無
時節只是要畫與人看便須如此其實動靜無
端陰陽無始那裏有箇時節如一日之間晝是
陽夜是陰如子時前四刻是繼善後四刻是成
性如陽前陰後少間又陰在前陽在後這箇變
化無窮所以伊川云天地之間只有箇感與應
更有甚事且如自家亦恁地而今見箇事自家
起念去做時這是繼之者善少間做後十分結
裏得他了這是成之者性人便即是天天體物
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體物是為物之骨

天便
仁體

一箇物裏
一箇天
一箇物成事
一箇在人

子一箇物裏都有一箇天人之於事無一箇事裏無一箇仁天之所以成萬物仁之所以成萬事都一般○問繼善成性朱先生以善者理之方行為陽之屬成則物之已成為陰之屬不知所謂曰但以四序觀之則可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春夏之謂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秋冬之謂也春夏理之方生故為陽之屬秋冬物之已成故為陰之屬○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阿而來夫子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為道止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為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子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至成此者為性是說一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一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為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

者性處說是生以後專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終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此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而非有二本也且二言周子此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詳見太極圖解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已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為五行之性矣

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註却云此已五行之性如何朱子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作四○繼之者善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為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

圖象隱然不言而喻矣四德則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安得不謂五行之性乎○陽動是元亨陰靜是利貞但五行在陰陽之下人物在五行之下如何說繼善成性曰陰陽流於五行之中而出五行無非陰陽○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曰其氣既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却不是已散之氣復為生氣也○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能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會相離若是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底四德要就於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說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長利者物之實貞者物之成這雖是就氣上說然理便在其中伊川這說話改不得謂有是氣則理便具

元

所以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得物裏面便有這理若要親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惻隱須有惻隱底根子羞惡須有羞惡底根子這便是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說更無說處仁義禮智似一箇包子裏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不是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乾元者始而亨是生出去利貞是收斂凝聚方見性情所以周子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利貞無間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他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元字便是生物之仁到得亨便是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既無形迹又須復生至如半夜子時此物雖存猶未動在到寅卯便生巳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及至寅又生也那箇只管運轉一歲有一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息之微亦有四箇段子地運轉但元只是始初未至於著如所謂休

濂溪伊川說
復字下同

一說道理只
一般

太極圖要
復二字尤
緊要

惻隱存於人心自恻惻地未至大段發出○
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目須當時復將
來子細研究如濂溪此書只是反覆說這一箇
道理蓋那裏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
箇做將去○元亨利貞之通通即發用利貞誠之
復復即本體也○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註下
言復如伏藏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
這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
箇物事流行到這裏住著便立在這裏既立在
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濂溪與伊川說復字
差不多濂溪就歸處說如云利貞誠之復誠心
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處說復字伊
川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
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二說只是所指地頭
不同道理只一般○南軒張氏謂梁世榮曰
得此章如何世榮答以此又太極圖解之要
也曰元亨利貞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復二字尤
緊要方其通也是這箇及其復也是這箇今
人其動也未嘗通其靜也未嘗復某只說得
此公自去推○北溪陳氏曰若就造化上論

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
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
為元於時為春物之發達處為亨於時為夏
之成遂處為利於時為秋物之斂藏處為貞
時為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而
故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
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
之遂貞者生理之固○性之大目只是仁義禮
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
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
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故文公云元亨利貞天
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臨川吳氏曰元
亨利貞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於此而
見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
陰之靜也於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體
用動靜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之
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上言
與造化之動靜體用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
而靜靜極而動動靜互根歲歲有常萬古不易
其動靜各有定時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

生理大全

卷二

六

與物接初無定時或動多而靜少或靜多而動少非如天地之動靜有常度也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朱子曰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問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問正義云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生不息之理此數句亦說得好曰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其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

同交易變易
如何

是陰便是陽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示人○說卦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言聖人作易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所以說性命之源○誠者聖人之本言太極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言陰陽五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言氣化純粹至善者通繳上文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解誠者聖人之本繼之者善也解大哉乾元以下成之者性也解乾道變化以下元亨誠之通言流行處利貞誠之復言學者用力處大哉易也性命之源又通繳上文○勉齋黃氏曰故曰以下三句是引易來說結上三節向後乃替易之語又曰而今讀書須以身體之不可徒泥紙上語如此篇說誠只是實誠者聖人之本也是言聖人之所以為聖以其全是實理而已下文又不說聖人只說箇實理大哉乾元以下只把春夏秋冬來看春夏之時萬物都有生意蕃育長茂這是那實理流出之源秋冬間萬物成

實箇箇物裏面都是這實理各正性命是一箇物正一箇性命去如柑成柑橘成橘箇箇都實元亨誠之通是春夏生長意思利貞誠之復是秋冬成實意思一陰一陽之謂道陰便是秋冬陽便是春夏只這箇便是道陰陽流行道便在其中不成別有箇道繼之者善則是那誠之通未有成立只喚做善成之者性則是那誠之復已有成立方喚做性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易便是一陰一陽命則是繼之者性則是成之者看來繼善成性只是箇頭尾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朱子曰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覺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

人惡之
心之本
日之源

無不實處○誠之為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也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惟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西山真氏曰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無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至老自始至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信之

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問誠是五常之本朱子曰誠是通體地盤○問誠五常之本此實理於其中又分此五者之用

然曰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
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
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
也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
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朱子曰不是靜中有動意
周子謂靜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
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方其
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日無
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
耳○某近看中庸鬼神一章切謂此章正是發
明顯微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其形迹
然人却自然有畏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真有
一物在上下左右此理亦有甚形迹然人却自

然有秉彝之性才存主著這裏便自見得許多
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遁之而不可得
只為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
方其才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
翁所謂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
以見之○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之來應接
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所謂
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
發而指夫暫與休息不與事接為未發時耶豈
試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
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
不動之謂於是退而驗之曰用之間凡感之而
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
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
常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
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
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周子論至誠則曰靜
無而動有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矣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
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朱子曰誠苟不存則非正而邪非明而暗非達而塞學聖希天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一不備也○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北溪陳氏曰聖人純是天理合下無欠缺處運然無變動徹內外本末皆是實無一毫之妄不待思而自得此生知也不待勉而自中此安行也一如人行路須是照管方行出路中不然則

蹉向邊去聖人如不看此自然在路中間行所謂從容無不中道此天道也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

朱子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所謂克已最難也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所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又因論良心與私欲交戰須立定脚跟戰退他因舉濂溪

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
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効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朱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
見之莫不皆與其為仁也○仁者本心之全德
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
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
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
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事皆天理而本心
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
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効之甚速而
至大也○上章言太極陰陽五行下章言太極
之在人者○上章言聖人之誠即天道之誠下
章言思誠者
人之道也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

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

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

陽之象也

問看此一段與太極圖相表裏朱子曰然周子
一書都是說這道理○問誠無為幾善惡如何
曰誠是當然合有這道理所謂寂然不動者幾
便是動了或向善或向惡○誠無為誠實理也
無為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
則無為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為而善

誠無為

幾善惡

善惡之所由

惡形矣誠無為則善而已動而有為則有善有惡○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誠無為只是常存得這箇道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濂溪言誠無為幾善惡纔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常窮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這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己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問既誠而無為則恐未自惡若學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曰當其未感五行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纔有照管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於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

天然道理開裂在這裏

端才火十

百聖賢過了一生

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不睹心懼乎其所不聞又說慎其獨都是要就這處理會其幾微之大是要切○濂溪說得的當數數拈出幾字當如此又曰幾是要得且於日用處省察善便存放這裏惡便去而不為便是自家切已處○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功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問注云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否曰然○問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未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或疑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為圖如後

成字儘有幾

發人處

極相隱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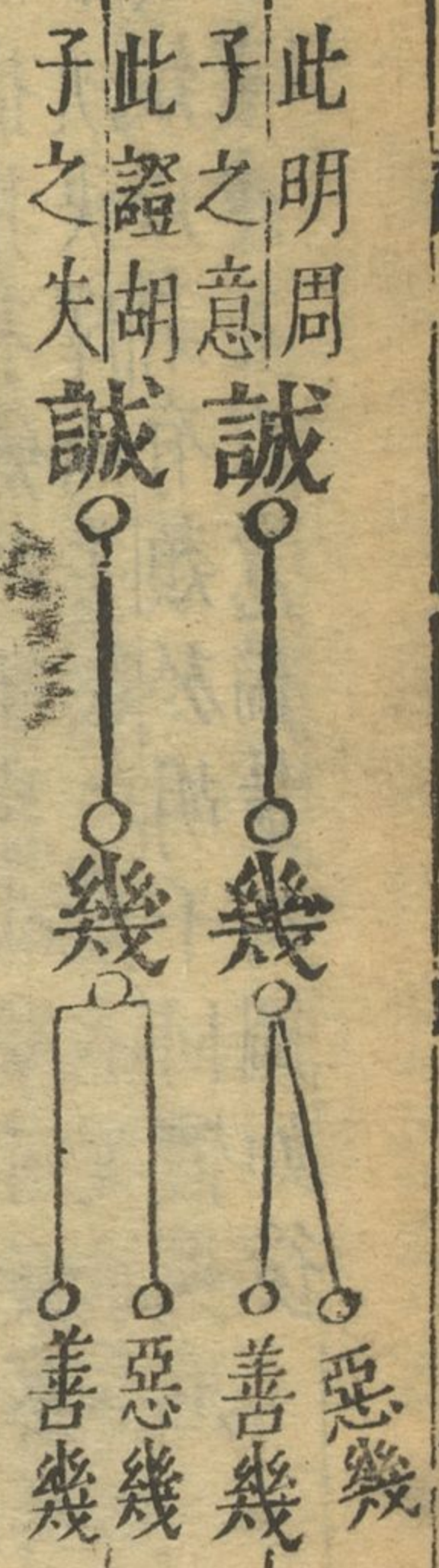
特穿透

堯舜孔子便

足此事

不大本心

之體



發主宗孽

小主正宗

合寓庶孽

心之發端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皆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達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而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為天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

明氏河體其別之意

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云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對彼此兩端立則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只具此兩端所謂大命之謂性亦甚汗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曰此說得之○或問誠無為幾善惡誠為太極幾之動為陰陽陽為善陰為何便是惡潛室陳氏曰陽大陰小陽貴陰賤陽明陰暗陽清陰濁有善惡之類焉周子此言是以人心說太極當其誠實無妄此實理即為太極才動便善惡生焉幾者動之微蓋欲於其萌動而蚤辨之使之有善而無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五常

聖賢只是這
新科做

子活計盡
朱奇
知讀書

必不可謂共出於善惡也此似只是說得善之
一脚朱子曰此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
似如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
幾善惡便是心之所發處有箇善有箇惡了德
便只是善底為聖為賢只是這材料做○問誠
無為至守曰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天
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幾者動之微
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
善便是惡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
德者人之得於身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
者德之體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理謂有條理
通謂通達守謂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
也幾情也德兼情性而言也○當寂然不動時
便是誠無為有感而動即有善惡幾是動處大
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頓放得是於其所動處
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得不
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豈有不動但須於中分
得天理人欲時方是○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
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前後知他讀了
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

性馬安馬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
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
不備者也

復馬執馬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
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朱子曰此言聖
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欠此是人所獨得者
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是聖人
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
自然○性此理而安馬者聖
也復此理而執馬者賢也

發微充周謂

聖人妙用不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朱子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言其發也微妙而不可見其充也周徧而不可窮發字充字就人看如性焉安焉復焉執焉皆是人如此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却是理如此神只是聖之事非聖外又有一箇神別是箇地位也○神即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也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人也發動也微幽也言其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微而不可見也充廣也周徧也言其不行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周而不可窮也此三句說人所到地位而言即盡去人上三句之理而所到有淺深也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測耳○勉齋黃氏曰誠幾德此一段文理

然只把體用二箇字來讀他便見誠是體幾是用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理通守是體幾只是德學來做在誠為仁則在幾為愛在誠為義則在幾為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是體安焉執焉充周不可窮是用性如堯舜性之也復如湯武反之也是既失了却再復得安而行之不恁地辛苦執則是擇善而固執須恁地把握發是源頭底充是流出底其發也微而不可見其充也周而不可窮是謂神指聖而不可知者也○問誠者實然之理仁義禮智信五者皆實理也自然至善無所謂惡幾者動之微於是始有善惡之分善則得是五者之理惡則失是五者之理所謂德者是理之得於心者也以實理言之無聖賢衆人之異幾有善惡然後有聖賢與人之分德者惟聖賢有之故於此下只言聖賢而不言衆人至於發之微充之周則又惟聖賢能之故於此只言聖人之微充之周則又惟聖賢所說大槩得之但其間曲折更有合細講處誠性也未發也幾情也已發也仁義禮智信性也愛宜理通守情也曰者因情以明性性也復也

性理大全

卷二

二

聖不是在人
二字就所到
地位言

發微也主性而言安也執也充周也主情而言
 聖賢體是德於性情之間淺深之分如此周子
 之言簡實精要非知道者孰能言之○問周子
 言愛曰仁者愛情也仁性也情用也性體也此
 書解所謂因用以名其體也孟子既言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此端字便見因用以明體謂之
 端則如木之有萌芽而已發也曰所解周子之
 意得之○問誠幾德朱子解以誠無為比太極
 幾善惡配陰陽之象德則曰即五行之性如此
 觀之理却貫通答曰以誠幾德配太極陰陽五
 行此亦要看得活活則處處皆通不活則處處
 與做不是不得與做是亦不得在人自曉會耳
 ○問之謂聖之謂賢之謂神三句曰聖賢神三
 字自是就所到之地位而言若曰此聖人此賢
 人此神人也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

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

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

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朱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誠之源也須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
 上更有寂然不動○幾善惡者言衆人者也動
 而未形有無之間者言聖人毫釐發動處此理
 無不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即是幾
 幾在誠神之間○問誠神幾在學者則當如何
 曰道處做工夫然本在誠著力在幾存主處是
 誠發用處是神幾則在二者之間幾最緊要○
 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皆是
 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
 只是通也幾只在起頭一些子○問幾如何是
 動靜體用之間曰似有而未有時在人識之

幾在誠神之間
幾在

動靜體用之
以理發見之

起頭一些子

爾○勉齋黃氏曰太極圖中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又說箇幾此是動靜之間又有此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却是自明而朱子曰便是看得文字麤疎周子說精字最是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銀更無銅鉛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問言神者五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看曰神

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遂通者神也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應故妙○節齋蔡氏曰誠寂也靜也而其動靜之理神感也動也而妙動靜之機蓋誠為神本神為誠用本不動而用動故誠則靜意多神則動意多要其實則各兼動靜陰陽也幾者誠將發而為神之始也在靜無動有之間雖動而微亦未可見實為神之端也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正用起

德有熟而不
决力之意

朱子曰動而正曰道言動而必正曰道否則非也
用而和曰德德有熟而不喫力之意○問動而不正不可謂道用而不和不可謂德曰此兩句緊要在正字和字上○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却是自動用言曰者猶言合也若看做道德題目却難通曰然是自人身上說○正是理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便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不得此理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曰君子慎動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以太極圖配之五常配五行則道德配陰陽德陰而道陽也朱子曰亦有此理○勉齋黃氏曰主靜審幾慎動三者循環與孟子子夜氣平旦之氣旦晝所為相似○節齋蔡氏曰道即太極流行之道德即五性之德動而正即前所謂幾也用而和即後所謂中節也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聖道在義

守貴

生理大全

卷之三

二十

行利

行之利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為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並

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問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朱子曰此性便是言
 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剛惡柔惡却於剛柔
 二善中擇中而主焉○太極之數自一而二剛
 柔也自一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也遂如其
 一中也以為五行○所謂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
 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
 言爾若纔說性時便是來氣稟而言所以程子
 云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
 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
 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
 五者然氣稟底性便只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
 一種性者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
 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
 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問濂溪論性自氣稟

廓之配天地

高難知

則是

言自失

天下

先克治氣
是偏處

以之則天地

性在

性須兼氣

方備

天地間只有

一箇道理

本然之清未
肯不在

者却是上面已說太極誠不妨如孔子云
近習相遠不誠是不識如荀揚便不可曰然
已說純粹至善○人之氣稟有偏而所見亦
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事剛處多而處事失之
太剛柔底人見事柔處多而處事失之太柔須
先克治氣稟偏處○問惡是氣稟如何云亦不
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上○性只是理然無
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性只是理然無
天地氣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
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
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
不善只被氣質來昏濁則隔了學以友之則天
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方備○說天
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
雜而言之○問天地之性既善則氣稟之性
何不善曰理固無不善纔賦於氣質便是清
偏正剛柔緩急之不同蓋氣強而理弱管
不得○天地間只有一箇道理性便是理人
所以有善有惡只緣氣質之稟各有清濁而
氣質之性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

則清以汚濁之器盛之則臭濁然本然之清
肯不在但既臭濁卒尔也難得他便清故雖
必明雖柔必強也然用氣力然後可至此○問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具所以有善惡之不同
也勉齋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
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
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
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
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
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
性固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
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
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
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
善之性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
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
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
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
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質之先
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

惡至哉此言也○北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有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為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會發出氣稟一段所以起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厚七者夾雜便是參差不齊所以人隨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參差不齊之時多真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之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少最難值好時節人生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入躁暴忿戾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都是氣稟如此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此善問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

則一雖下愚心可變而為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工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一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為此耳○西山真氏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雖不離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雖不離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耳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皆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觀二先生之言則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其先後主賓純駁之辨皆判然矣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

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

中也

朱子曰二氣五行始何嘗不正只來來去便有不正如陽為剛躁陰為重濁之類○問人有剛柔過於中如何曰只為見彼善於此剛果勝柔故一向剛周子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須如此別方可問何以制之使歸於善曰須於中求之○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朱子曰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不敢恁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程子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注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問註中字處引允執厥中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此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或問子思子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為天下之大本耶曰子思之

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者可也○北溪陳氏曰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說已發是就事上說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亦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

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

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朱子曰剛柔一段亦須看且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至其中在人○人性本善然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人之為學却是要變化那氣稟然極難變化如氣稟偏於

勝歸中乃

此路能易其

本見有用力

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這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又不得須知氣稟之要害力夫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問子路不能變化氣質曰言之非難正懼行之不易是以難輕言爾周子有言聖人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初意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工夫則難雖夫子每每提撕未見其有用力處也○所喻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曰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豈他人之所得而與於其間哉○黃氏巖孫曰張子云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皆此意也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者求明

師道立則善人多

師道正而天下治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

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

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水火金木而即其中

以為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

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所見詳略不同

問四象剛柔善惡皆是陰陽朱子曰然○問解云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疑善惡二字是虛字如易八卦之吉凶也今先生解以善惡配四象如何曰凡物其兩端如此有便有面有背凡物皆然自一人之心言之則有善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周子只說到五行住其理亦只消如此說自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

於此康節却推到八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太陰各有一陰一陽少陽少陰亦有一陰一陽是分為八卦也觀此則此書所說可知矣○前輩所見各異邵康節須是二四八周子只是二四中添一上為五行如剛柔添善惡又添中於其間是也○問解云止於四象以為水火木金如何曰周子只推到五行如邵康節又從分為二極推之至於八萬四千縱橫變動無所不可如漢儒將十二辟卦分十二月康節推又別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不仁也

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

有耻則教聞過則可賢

無耻不幸為

尤大

無句只是一

字

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不幸為尤大也

朱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此兩句只是一項事知耻是由內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耻方能聞過而改故耻為重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無思而無不通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朱子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又問寂然不動是無思纔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之曳而止之類只是纔思便動不待大故地思也耳又問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所思事至時纔思而便通耳曰然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

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朱子曰睿只訓通對智而言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機通

無不通生子

通微

建微主于思

思者聖功之本

微而不陷於凶咎

朱子曰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朱子曰思一章幾機二字無異義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節齋蔡氏曰言學聖之事睿即通微也無思本也言聖人無思則自然幾動而至於神故曰本思通用也言學聖人者則當思誠然後知幾而至於神故曰用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言聖之幾自然而動不待思而無不通所謂神也通幾幾也無不通神也此言君子思誠然後見幾幾

動方能至神故思者作聖之功也言作聖之功全在幾神故舉易合幾與神結之上兩句說字下一句說幾而神也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

志學章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晞

問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了得非聖人未嘗自以為聖雖已至聖處而猶戒慎恐懼未嘗頃刻忘所法則否朱子曰天自是天人自是人終是人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無非法天者大事大法天小事小法天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知幾其神

聖希天

明王法天

伊尹耻君不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朱子曰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又曰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問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所謂志者便是志於行道否朱子曰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本是欲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会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大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因問向會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非專為用舍行藏凡所謂治國平天下之理惟夫子顏子有之用之則抱持而往不用卷而

顏子之學

懷之曰不敢如此說若如此說則是孔顏習無此洒落底氣象只是學得許多骨董將去治天下又如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只是出作入息饑食渴飲而已即是伊尹在莘野時全無一些能解及至伐夏救民遂旋叫喚起來皆說得一邊事今世又有一般人只是飽食煖衣無外慕便如此涵養去須是一一理會夫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不志於私今人仕宦只為祿伊尹却祿之天下弗顧繫馬于駟弗視也又曰雖志於行道看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然亦必自修身始修身齊家然後達之天下也又曰此箇道理緣為家家分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專者經世濟物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理會得自卷而懷之却是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民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

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為念又那裏教
 你怎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
 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今人若不鬼
 然不以天下為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已事
 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
 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
 有幾多工夫○問學顏子之所學一本作顏淵
 孰是曰顏淵底須是○勉齋黃氏曰才說為學
 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為已務實之論蓋人
 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
 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則曰志顏子則曰學
 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又曰顏子是明德伊尹是新民本非二事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
 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

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何

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

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

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純
 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朱子曰只
 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
 有擔當底意思多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
 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消底義義便是收回

底仁○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亦所謂天道人道之立歟曰此即此書二氣五行之說○舒而為陽慘而為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別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

聖人仁育義

止

聖人以義止

也民

聖德修而萬

人化

天下本在

道在心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

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

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北溪陳氏曰凡物色謂之純也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

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

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黃氏巖孫曰禮記云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即此意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夫婦

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

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

不流於慢者

朱子曰禮樂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曾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著意放開一路欲其和

樂也然欲曾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

也○問周子禮樂說如何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若直是盡得敬不會不和如臣子入朝自

然極其恭敬也自和這不待勉強如此只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子兄弟

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這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為君臣失其所以為臣這如何會和如諸公

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乖爭便是不和此章說得最好○問禮之用

和為貴解者多以和為樂某思以和為樂恐未
穩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因問之長上或
設喻曰所謂禮者猶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
以陳而貴賤位截然甚嚴也及其用則天道下
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豈非和乎亦恐只
是影說畢竟禮中之和不可見如曲禮條目甚
詳不知何者為和曰和固不可便指為樂然乃
樂之所由生所設喻亦甚當如曲禮之目皆禮
也然皆理義之所宜人情之所安行之而上下
親疎各得其所豈非和乎又曰無禮之節則無
樂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問周子以禮先
於樂而樂記以樂為先與濂溪異曰他却將兩
者分開了○北溪陳氏曰禮樂不是判然兩物
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
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君臣夫婦
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
都緣先無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
序列便如此○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明則有禮
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
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

從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入兩箇同行入存
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
有爭鬪處皆緣無箇少長之
序於此却見禮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息務

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也小人

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實脩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脩之善故

憂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
為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
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又曰有實則有名名
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為虛矣如君子

君子進德脩
務
君子務實
君子日休
學者須是務
實
為偽
名利清濁各
實一物

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

有改期焉

恐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為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過雖聖賢不
能無

君子悉有衆

善
君子無弗愛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知其為過而速
改則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
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
只如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

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問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靜而無動動而無
動神也所謂物者人在其中否朱子曰人在其
中問所謂神者是天地之造化否曰神者即此
理也問物則拘於有形人則動而有靜靜而有
動如何却同萬物而言曰人固是靜中動動中
靜亦謂之物凡言物者指形氣有定體而言然
自有一箇變通底在其中須是知器即道道即
器莫離道而言器可也凡物皆有此理且如這
竹椅固是一器到其適用處便有箇道在其中
○此章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此言形而下
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通故方其動時則無
了那靜方其靜時則無了那動如水只是水火

只是失就人言之語則不默默則不語以物言之飛則不植植則不飛是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未嘗不動故曰無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靜而能動動而能靜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錯綜無窮是也下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所以根陰根陽理也形而上者黃幹云兼兩意言之方備言理之動靜則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其體也靜而能動動而能靜其用也言物之動靜則動者無靜靜者無動其體也動者則不能靜靜者則不能動其用也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理如何曰此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此自有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且如晝動夜靜書固是屬動然在晝間神不與之俱靜神又自是神神却管得晝夜晝夜却管不得那神蓋神妙萬物自是超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靜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如說水陰根陽

火陽根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說粗底了○所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非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即神也○動靜字相對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則不名為動矣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上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

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或問神朱子曰神在天地間所以妙萬物者如水為陰則根陽火為陽則根陰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一云承上文而言自五而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

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一云四時即五行也反上而言自

五而萬也

朱子曰四時行焉萬物終始若道有又無形骸若道無箇物時又怎生會

物時地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

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

一云混合也自

五而一動而靜陽而陰也闢開也自五而萬靜而動陰而陽也一合一開如循環之無端而大地之

造化無窮矣

○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朱子曰混言太極闢言為陰陽五行以後故末句曰其無窮今言既闢之後為陰陽五行以後

為萬物無窮盡也○或問周子之語言合胡不自萬而一言開明不自一而萬勉齋黃氏曰周

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關隔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

說到四時行焉却說轉從五行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說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

造化分陰分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便有陰陽便有五

行三者初無斷際至此若不說合却恐將作三件物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非昔開而今

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凝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却是有次第故有五

行而下節節開說然其理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黃氏瑞節曰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閭闔風西

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朱子曰欲於齊肅之意下添故希簡而寂寥六字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朱子曰優柔平中中字於動用上說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即此意

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覺未盡
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說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
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
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
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
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朱子曰此章極可觀有條理只是淡
與不淡和與不和前輩所見各異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

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

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

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

效至此

以善民安
作樂宣暢其
和心
聖人作樂建
十六地
大地氣感太
和
大地和則萬
物順
聖人得聲氣
之元
志氣天人交
相感動

問聲氣之元朱子曰律曆家最重這元聲元聲
定向下都定元聲纔差向下都差古人制度今

風移俗易

聖王為政以

寬為本

古樂以和為

王

矯之乃得其

中

皆無復存者只這些道理人尚說得去法度却
杜撰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
得凡音之生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
到得制度便說不去問註云制作之妙真所以
得其聲氣之元不知今時尚可尋究否曰今所
爭祇是黃鍾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
都低蓋難得其中耳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
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朱子曰聖王為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王
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
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
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
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
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為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
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
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
矣

日用間無別
用力處

此章最為要

通公溥

動直

一為要

一即所謂

極

朱子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即陰靜動直即陽
動明通公溥便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纔說起
便都貫串太極許多道理○周子只說一者無
欲也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常人如何便得無
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上睡去庶
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問周子云一為要

生理大全

卷二

四

五

六

一者無欲也如何曰一者無欲一便是無欲今
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比程子主一之
謂敬如何曰無欲與敬字一般比敬字分外分
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撇脫人只為
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為切要
問聖可學乎一為要曰這是分明底一不是
突底一問如何是鶻突底一曰須是理會得敬
落著處若只塊然守一箇敬字便不成箇敬這
箇亦只是說箇大槩明通在已也公溥接物也
須是就靜虛中涵養始得明通方能公溥若便
要公溥定不解得靜虛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
公溥利用安身也○問一是一純一靜虛是此心
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填於中故其動也無
非從天理流行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
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看動直難看靜虛
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
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則是其
動也更無所礙若少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恁地
做又不恁地做便自有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
私則被又曰無繫累故虛無委曲故直○問明

通公溥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春夏秋冬橫
明是配冬否曰似是以就動處說○曰便似元否
曰是然這處亦是偶然相合不是正恁地說○
問明通公溥庶矣乎舊見劉砥所記先生語以
明配水通配木公配火溥配金溥何以配金曰
溥如何以配金溥正是配水此四字只宜春夏
秋冬之序相配將去明配木仁元通配火禮亨
公配金義利溥配水智貞想是他記錯了○明
通者靜而動公溥者動而靜○在人言之則明
是曉得事物通是透徹無窒礙公是正無偏陂
溥是溥徧萬事又曰所謂誠立明通意又別彼
處以明字為重立如三十而立通則不惑知天
命耳順也○勉齋黃氏曰一為要一字有數樣
如作左右看則一為純一一如作前後看則
一為專一之一此所謂一是一純一不雜之謂也
譬如一物恁地光潔更無此物塵汗了他但看
下文言無欲是一靜虛虛也是箇天理無一點私欲
一何謂無欲只是純然是箇天理無一點私欲
此須作兩路看莫非欲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
此不待說須看面前許多物苟有一念掛著底

都是欲如一切嗜好之類此是一路又須識得
欲不待沉溺其中而後謂之欲程子云纔有所
向便是欲這箇甚微纔起念處便是欲譬如止
冰上打一動相似若到酒池肉林已狼當了無
欲則自湛然一物不留故靜便虛未發時這虛
靈知覺如明鏡止水恁地虛動便直做事時只
有一路直出那裏有偏曲路徑纔虛便明明則
見道理透徹故通直便公公自是無物我故傳
又曰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靜虛動直動
字當就念慮之萌上看不可就視聽言動上看
念慮之萌既直則視聽言動自無非禮今以視
聽言動為動直則念慮之萌處有所略矣故動
靜當以心言也虛直兩字亦當于細體認虛者
此心湛然外物不能入故虛直者循理而發外
邪不能撓故直敬則靜虛亦能動直敬該動靜
者也今但言靜虛則偏矣心在則動皆直心不
在則動皆邪此兩句却得之○比溪陳氏曰一
者是表裏俱一純徹無二少有纖毫私欲便二
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
無時不一也一者此心渾然太極之體無欲者

心體粹然無極之真靜虛者體之未發時然
無一物之累陰之性也動直者用之流行也
由中道而出
陽之情也

新安吳勉學重校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

通書二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

此為不勝已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

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朱子曰人之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未必不信而逆以詐不信待之此則不可周于朱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主暗也唐德宗之流是

公於人

明無疑

明疑正相

也如放齊稱亂子朱啓明而堯知其
器訟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

三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
之

朱子曰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
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
是言理別一本靈作虛義短○厥彰厥微只是
說理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
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
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
是萬物為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
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
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
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
之以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
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意同

問五殊二實朱子曰分而言之有五總而言之
只是陰陽○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
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這一箇理
萬物分之以為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是一箇理此理處
 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為苗苗便生花花便結
 實又成氣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
 全又將這百粒去種每粒又各成百粒生生只
 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
 只是理一理○夫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來二實
 二本則一如千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
 好人道是聖人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
 如此我是一箇印板印將去○萬一各正小
 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一箇是萬箇蓋統體一
 太極然又各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
 言各正性命也○問註云自其本以之未則
 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各具一
 極如此說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日本只是一
 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
 日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
 可謂月分也○問此章何以分字口不足刻
 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中庸曰如天之
 無不覆蓋如地之無不持載此是一箇大底包
 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底

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
 並育便是那天地之覆載底不相悖不相害便
 是那錯行代明底小德川流是說那細小底大
 德敦化是說那大底包小底小底分大底
 千五百年間不知人如何讀書這都似不理會
 得這箇道理又曰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
 一分殊處○問五殊二實一實萬分二謂陰陽
 一謂太極然否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
 蓋曰此皆實有之理而強為之名耳曰五二
 萬皆實字殊實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則所謂
 二實一實者不相礙也○周子此章其首二句
 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
 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
 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
 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
 柔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
 為太極也

顏子第二十三

樂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

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安毋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

言語解會而已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便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朱子曰周子所謂至貴至富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其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作天理習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極徹又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不盡蓋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

曾中泰然豈有不樂○顏子曾中自有樂地雖
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
做樂○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功夫到後自有樂
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顏
子之樂其實却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成就
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
活不是別有一項功夫理會此事也○問顏子
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
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到他地位如何
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功夫處
下稍亦須會到他樂時節○問孔顏所樂何事
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要
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澁處這便是
好消息來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
思來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如今做工
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托做差異了去做
○問學者看文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顏子樂處
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
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禮義純熟不被人欲來

苦楚自恁地快活如今且去博文約禮便自見
得若只索之杳冥之際何益只要著實用功○
問尋孔顏樂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
了非幼學所能求況今師非濂溪友非二程所
以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著實用功
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
之當自純熟充達向上處○問程子云使顏子
以道為樂則非顏子矣然而此章又却言以道
為樂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
只管把來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然樂故曰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
貧賤處之一也○問顏樂之說程子答鮮于侁
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
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
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問周
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
言先生以為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
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故程子云人能克己
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
餒矣○程子之言但講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

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
 二非所以為顏子爾○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
 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深嘆美之程子云顏
 子之樂非樂箏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
 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云箏瓢陋巷非
 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
 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
 而自得之今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
 庶乎有以得之矣○問顏子之樂與浩然之氣
 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麤又問
 說樂道便不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冒罩說
 不曾說得親切又問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
 如何曰是元有此樂○西山真氏曰集註所引
 程子三說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未
 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
 何樂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
 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嘗有人謂顏子
 所樂者道程子以為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

子之樂
 然之氣

二者並進
 此乃顏子之

言豈不有理而程子乃非之何也蓋道曰是當
 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事可以玩弄而娛悅也
 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到混
 融無問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
 乃從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
 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
 其身而用力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
 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
 則此身此心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
 中雖箏瓢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鍾九鼎不知其
 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
 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曰談顏子之
 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
 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
 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功真積力久自然有得
 至於欲罷不能之地而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此乃顏子之
 二者並進
 程子全然不
 露
 四字令學者
 以此用功
 知子之樂可
 以庶幾
 見天心泰
 心泰則無不
 足
 處一化齊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
 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復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程子曰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問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朱子曰見便是識此味○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化却貧賤富貴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意○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

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初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程子曰子路亦百世之師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問太王翦商是有此事否朱子曰此不可考矣要之周自日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此又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

極重不可及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問極重不可及識其重而亟反之何也朱子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使不可除紹興初只勳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方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轅為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為虛飾而無益於實况不載

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

黃氏嚴孫曰輪車輪轅車橫木縛輓以駕牛者

愛則傳

賢者得以學而至

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

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不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或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

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曰學如元說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領併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併優而何問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冑中之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朱子曰此一章大意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有載道之實而人弗用也況虛車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篤其實至行之不遠則是輪轅飾而人之庸之者也自不賢者至強之不從也是弗庸者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藝焉而已則虛車也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聖人摠發

何具大

為文與天地

世多有

而後

意

聖人之教必當其可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憤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云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云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發則沛然矣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

言如此

朱子曰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

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程子云孔子之道譬如日月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節齋蔡氏曰四時行百物生萬非天理流行發見之實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踐履事為之實俛焉孳孳庶幾有得乎希聖希天之事更玩四時行百物生尤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妙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

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

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

天
此無迹
微有迹

夫子之道如
人
顏子發見夫
意思

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
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朱子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
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端
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
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而後謂之
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
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
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
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
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

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
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
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

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
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
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
矣

伏羲畫卦專
以明此

聖人之蘊
精以發

朱子曰聖人之精書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却看得活○易未有許多道理因有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精與蘊字不同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文王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蘊如衣敝蘊袍之蘊是包得在裏面○問序卦以爲非聖人之蘊信乎曰先儒亦以爲非聖人之蘊其以爲非聖人之精則可謂之非聖人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在裏面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傍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

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是因陰陽之定自然如此畫出全無安排此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辭又言繫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卦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精謂心之精微也蘊謂德所蘊蓄也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

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

也

五經之源
人也鬼神之
易言文字之
少善義理之
宗
聖人精蘊於
是而寄

朱子曰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只是陰陽二氣屈伸如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息底是神消底是鬼生是神死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

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

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

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

亦是莫字

朱子曰此章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

著去忿慾而有所遷改中間乾之用其善是其一

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

○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底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底事與論語德之不脩章意正相

類又曰遷善改過又是兩項遷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遷而就教十分是者改過則是十分不

是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蓋

正心脩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

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而聖賢之所為深戒也○懲忿如摧山窒慾如

填壑○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電之決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
乾之用其善
損益之大莫
是過
乾乾不息者
一卦合而言

學問之大端

聖賢所深戒
山填壑
速電決

一善而三惡

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前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
治天下有則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善則
誠心和親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
易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

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

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

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

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

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

治家觀身
治天下觀于

誠心復其不善之動

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朱子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則善心實於內操則存捨則亡只是操得此心便存○西山真氏曰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紛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絕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恩易於揜義世之人固私或牽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徇於妻妾之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蹙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羣盜而閨門慙德顧不免焉蓋疏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惟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陰柔之性鮮不妬忌而險設者故二女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

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於心以正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中則正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真妄者人為之偽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

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

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性理大全卷三

六

无妄以茂對時育萬物

妄復則誠

君子以道
常泰無不足
塵視金玉

如墮在火坑
中不忍見

入耳荷心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
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
不為外物所移也

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足而足蓋是見
世間愚輩為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
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殼
子裏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

陋也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聖
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未耜陶冶
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
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
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而其所為動多
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
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
及害於道心矣○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
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
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
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
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
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
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
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
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
而言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詠歌春秋之
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

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
○又嘗答學者曰諸詩固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莫論為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在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矣○黃氏巖孫曰此章當與文辭章參觀

擬議第三十五

動動川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議以成其變化

中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

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終久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一言一行皆即易而擬之否曰然○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養發生真與天地同德品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

乎其間

情偽微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

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南軒張氏曰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

具矣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黃氏巖孫曰按周子邵州新遷學釋菜祝辭曰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與此章全同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
賈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著以决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决彼之所行

如筮者叩神以决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决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决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决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决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朱子曰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

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

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

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

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

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

意矣

問蒙學者之事始之之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

之事也朱子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

可見主靜之意○靜者為主故以蒙艮終焉○

問艮其背背非見也曰只如非體勿視非謂耳

無所聞目無所見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

慝禮不接心術艮其背者只如此耳程子解艮

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恐如此說費力所謂背

者只是所當止也看下文艮其止止字解背字

所以謂之止其所艮其背只是止於其所當止

如人若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人之四肢皆

能動惟背不動有止之象艮其背是止於其所
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
止其所了便都純是理也不見有已也不見有
人都只是箇理○問止非為也為不止矣何謂
也曰止便是又曰易傳內欲不萌外物不接亦即
言否曰是又曰易傳內欲不萌外物不接亦即
是這止○黃氏巖孫曰按傳耆家集濂溪在吾
州嘗以如說示之其後在零陵又以所改同人
說寄之二說當即所謂易通易說者今其書獨
有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等說則諸卦之

散逸者多矣豈不可惜也哉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

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

按漢上朱震子發言

陳搏以太極圖傳神放放傳穆脩脩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神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奧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又矣不傳於世何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眾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係於經然諸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為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

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所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為事狀一篇其大者如蒲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毋未葬而潘公所謂鄭夫人誌乃為水齧

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又云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以朝廷躡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及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今皆削去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

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

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

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

一章當為二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春陵者

之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

者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廣漢張拭所跋先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

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粵為熹言嘗至

其處溪之原委自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為樓田而濂溪之為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云

之者如蒲竭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邪而孔文仲亦有祭

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竭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

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又讀張忠

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神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

折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

緒至於先生而後得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

其秘耳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

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

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寤歎

因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鈔板學官

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新安朱熹謹書

五峯胡氏曰通書四十二章周子之所述也粵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繼世之法孟軻

氏闢揚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為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

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

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此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

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朱子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脩

已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問通書便可以止接語孟曰比語孟較分曉

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較說得闊○周子通書此近世道學之原也而其言簡質如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五峯刻通書却公子所有篇名而於每篇首加一周子曰字有去了本篇名如理性命章者然不可理會蓋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命章內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者問五峯於通書何故輒以已意加損曰他病痛多○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孔子於斯文興喪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首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情之著事物之眾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於世○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大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之闢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來誠未有縶斯理者而其

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濂溪先生奮乎百世之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源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辭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二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濂溪之圖與書雖其簡古淵源未易究則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之間哉○通書一部皆是解太極說這道理自一而二二而五如誠無為幾善惡德以下便配著太極陰陽五行須是子細看○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虚心熟玩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設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周子之言稱得輕重極是合宜○近世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始肯用意而求之又何高下遠近之

濂溪先生

身自有大

心即乾元

子之功

于吐辭為

本于追事周

追事也

性理大全

卷三

三

七

可道哉○西山真氏曰自易詁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其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旨昔也太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黃氏端節曰周子二書真所謂吐辭為經者朱子之解是書也亦如解經然蓋朱子之追事周子也猶周子之追事吾孔孟也無一字不服膺焉耳豈徧求其易說而不可得僅令門人度正訪周子之友傳耆之子孫求所寄始說同人說亦已不可見矣世之相去百有餘年而其書散逸難合如此哉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列或謂圖得之穆脩或謂當時指畫以示二程而未曾有有所為書或謂二程言論文字至多未嘗一及無極字疑非周子所為或謂周子陸說婿也說見司馬溫公泝水記關一篤實長厚

此

一承孔

書與語孟

並行矣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曰孟子曰養

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曰孟子曰養

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

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

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

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誠立明通

聖賢非性生

必養心而至

養心存乎人

性理大全

卷三

三

七

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感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朱子曰周子恐人以寡欲為便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或問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

程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朱子曰誠實也到這裏已成就了此心純一於理徹底皆實無夾雜亦無虛偽決定恁地又何用養耶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

處所樂何事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

養心莫善於誠
荀子元不識誠

尋仲尼顏子樂處

孔顏樂處何事

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之意

自謂已無此好

見獵不覺有喜心

窻前草不除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

下厚亦謂如此

天地安在何處

康節極論其

理

下十唯茂叔

論此

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此康節之子伯温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

如光風霽月

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况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

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三節倣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交運今五行順施剛柔雜糅今美惡不齊稟生之類今偏駁其宜

光風霽月

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動靜陰陽之本

顏子所好何

得五行之粹

者為人

情蕩性

約情合中

力行求至

有鍾粹美今會元之期聖雖學作今所貴者資便儂
皎厲今去道遠而

伊川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
之粹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
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
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
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
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
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
篤學之之道也

黃氏瑞節曰此論乃
程夫子十八歲所作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
須要復其初

新安吳勉學重校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

西銘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隔左書砥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及復玩味而有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激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

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
 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
 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
 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
 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
 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
 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
 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
 即是一箇氣都透過了○自一家言之父母是
 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
 ○西銘自首至末比自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
 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

母惟稱字便見異也○乾稱父坤稱母屬聲言
 一稱字○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
 從天地來○人之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
 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
 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
 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
 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
 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
 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
 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億之也今
 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
 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闊廣
 大之言以形容仁體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
 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
 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
 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
 破壞其所有也○其所論西銘之意正為長者
 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為父母而以膠固
 斥之故竊疑之以為若如長者之意則是人物
 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今來誦猶以

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不辨也○西山真氏曰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為父母者也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為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為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

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而塞乎天地之間即用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刀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之處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為之開紐則下文言同胞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為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脉過度處西銘解塞帥二字只說大槩若說說盡須用起疏注可也○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為天地之志天地安

四銘借用孟
子浩然之氣
一理與我相
為貫通
上下血脉通
及處

得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
 得謂天地無心情乎或問福善禍淫天之志否
 曰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好此乃是無
 心之心也○天地之塞似亦著擴充字未得但
 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為形
 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
 其中也○問西銘之義曰他緊要血脉盡在天
 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上面
 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
 與也便是箇項下面便撒開說許多人君吾父
 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
 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
 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為人子便要
 述得父之事而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
 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
 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特德之子若害了
 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
 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克肖之子這意思血
 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如此兩句則天自是

天我自是我有何于涉或問此兩句便是理一
 處否曰然○問近見一士人云聞之先生吾其
 體吾其性其字有我去承當之意今考經中初
 無是說曰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
 當字不得然當時只是說得稟受之意渠記得
 不于細也○問天地之塞吾其體塞者日月之
 往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
 給又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
 者曰塞字意得之○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
 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性吾性便是天地之
 帥○問先生解西銘天地之塞作空塞之塞如
 何曰後來又改了只作充塞橫渠不妄下字各
 有來處○向要到雲谷自下上山半塗大雨通
 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
 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裏某因
 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
 得著所以迤邐便作西銘等解○北溪陳氏曰
 性只是理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
 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
 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曰天地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撥一字來說說氣帥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撥一字來說說理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已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

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已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為最靈故民吾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即事親者以明事天○問西銘理一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

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是
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
○問物吾與也莫是黨與之與否曰然○西山
真氏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
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
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
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
之施則有差○黃氏巖孫曰程子云所謂萬物
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
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
不得不可道他物不得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
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
身來都在萬物中
例看大小大快活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
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
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惓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
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
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
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
宗子之家相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
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譬之初未嘗謂
與乾坤都無干涉而姑為是言以形容之也○
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
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
非如所謂既為父母又降而為子也問宗子如
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為喻爾繼
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

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

聖人與天地合德

兄弟秀山

為政要王張
一等人

孝

孝之至

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為政且要

主張這一等人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

猶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眾却不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

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

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

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

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

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慊也○西山真氏曰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員人之形而能盡人之理即天之克肖子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旨如何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歟○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長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氣故喚做天地之事神底是理故喚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却又都見得○陳氏曰神是天地之心化是天地之用窮神以至到言知化非見聞之知如知化育之知乃默契之謂耳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
忤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
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
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
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
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
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
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
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
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
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
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
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
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

天之申生

體其歸全
勇於順令

天之曾子

伯奇履霜中野

大之伯奇

六聖賢事可

伯奇存滿

申生之不
奇之目
一而父子
中道也

取之與舜

何也

之底深

身之

事之

問舜何孝行
優劣何如

曾子至孝如
此有失

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朱子曰惡旨酒育英才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穎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日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正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惟此心以奉事之耳○問西銘無所逃而待所申生未盡此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耳○問申主之不去伯奇之自沈皆陷父於

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曰字之義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胞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其事不知據何書為實自沉恐未盡信然彼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妄故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又何陷邪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著亦論也○黃巖孫曰履霜操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緇水荷而衣採掇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歌曲終投何而死家語曰曾參遣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伯奇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伯奇乃亡走山林說苑王國子奇事與此正同必有一誤○又按程子遺書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此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

注聖人卷四

學生至成
王女于成

君子之尊天

其如

其如

其如

其如

若其是舜百事事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
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若舜須逃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
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
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
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
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
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
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
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
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

勞而不怨○西山真氏曰倘福吉凶之來皆
受其止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德
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
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私我也將以拂亂
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
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
所以事之者
豈容有二哉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
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
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
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二句所論甚當
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語例之則亦

存吾順事

沒吾寧

存吾順事

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
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
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
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
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
意○黃巖孫曰其事親也兩也字今作者字所
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今
作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
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令
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
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
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

西銘合釋反

西銘意蓋如

西銘一言以

一統萬殊

萬殊一貫

西銘大指

稱物平施

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
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
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敝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
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
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
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
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
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
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
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

第二書

此意
言不盡
有餘

楊時也

用未嘗離體

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
 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
 喜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
 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
 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
 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
 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
 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
 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
 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

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
 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
 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
 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
 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
 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
 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
 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
 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
 也義人路也言仁之最近無如此者然亦體用
 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且墨氏之兼愛固
 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兼愛固
 仁者之事也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

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正謂此耳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時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使學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謂如何程子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才一觀便為人借去俟更子細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先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敝私勝而夫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正私勝之流仁之力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

乎龜山第二書曰辱示西銘微旨伏讀竟日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時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知為學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嘿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敝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

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論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延平李氏答朱子書曰來論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人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惟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見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

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而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因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透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兩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爾○朱子問昨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為然某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各具此理其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缺其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延平李氏曰有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究此處又問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為仁然則仁之為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為

正知其
此理

一句言理之不然

夫推尋

天理流

自然文

包括人

義

發出來截然
不亂是義

愛中有許多
等差

江河池沼是
義

或七武王之
不同

堂有山房

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既言
 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
 說而先生以為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
 意否曰大槩得之又問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
 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故盡在性
 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曰須是兼本體已發未
 發時看合內外為可又問合而言之則莫非此
 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可又問合而言之則莫非此
 散殊錯揉不可名狀而纖毫之間同異畢顯所
 以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
 殊所以為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
 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大抵
 仁者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
 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
 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
 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
 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前此
 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為義失之遠矣曰
 推測一段甚密為得之加以涵養何患不見道
 也○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

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朱子曰仁只是流出來
 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
 那流行底義是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底及
 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且如愛其
 親愛兄弟愛親戚愛鄉里愛宗族推而大之以
 至於天下國家只是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
 中便有許多等差且如敬只是這一箇敬便有
 許多合當敬底如敬長敬賢便有許多分別○
 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
 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
 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
 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
 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
 且如敬只是這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
 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
 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
 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
 謂性自斬而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
 自王公至阜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
 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

留在後面成

出來

一箇道理論

著界分

二解末言元

人

出此解以廣

其傳

秦漢以來學

者未到

到此地位自

列事

訂頑立心

達天德

學者須先

仁

仁者渾然

物同體

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
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
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
仁打一動義禮知便隨在這裏子不是要仁使
時義却留在後面少辭放出來使其實只
是一箇道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分別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
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
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
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
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西銘總論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今
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
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問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此篇只發明萬物
為一之意如何見得仁體北溪陳氏曰非指與
萬物為一處為仁之體乃言天理流行無間為
仁之體也又問此下云實有諸已其地位已高
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曰見得
此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已後日用酬酢無往而
非此理更有何事
更何用窮高極遠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
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

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若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
 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
 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
 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
 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
 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
 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
 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
 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思

不能守也

朱子曰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北溪陳氏口明道此一段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在學者工夫只從克己復禮入為最要此工夫徹上徹下無所不宜問物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與物同體只是言其理之一爾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絕異事物只自人物而出凡已與人物接方有許多事物出來若於已獨立時初無甚多事此物字皆可以包言所謂訂頑備言此體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爾○延平李氏答朱子曰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即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脉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所見路脉甚

要見一視同

仁氣象不難

方是儒者氣

象

他人無緣做

得

孟子後亦有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
 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

此人
之理備

言外言

能道中

教人以

入命之性

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
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
思便能道中庸矣

問游氏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理也是言人物體性之所自來否北溪陳氏曰不止是言體性之所自來須兼事天節日言之皆是日用切已之實無過無不及所以謂中庸之理也○西山真氏曰昔游先生見西銘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言之外近世學者或未論其肯思謂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教人以全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二言而終篇反復推明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為天地克肖之子而已故游先生以為即中庸之理也豈不信哉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
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
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
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或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極不是定名虛位却不妨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位大要未說到上頭故伊川言西銘原道之宗祖○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深淺也○韓退之却見得又較活亦只是見得第二層上面一層却不會見得大槩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只是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

曉所以伊川說西銘是原道之宗祖蓋謂此也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朱子曰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西銘本不會說理一分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一句○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問

西銘言理一處其頗見之言分殊處却未見曰有父有母有宗子家相此即分殊也○問看西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曰合下便有一箇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截只是恁地又曰合下一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截只是箇天人又問他說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如此則是三箇曰混然中處則便是一箇許許多物事都在我身中更那裏去討一箇乾坤○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據某看時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渾渾看便見理一當橫截斷看便見分殊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我繼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以天地言之生能順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逐句渾渾看便見理一當橫截斷看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復論云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看此二句足以包括西銘之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

曰然○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為父坤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子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神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某於篇末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喻一家之小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天地之小大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皆如此推之舊章看此寫作旁通圖子分為二截上下推布亦甚分明○西銘大綱是理一而分自爾殊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又自有分別不可認是一理了只袞做一這裏各自有等級差別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棄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自別龜山疑其兼愛想亦未深曉西銘之意○問西銘理一分殊處否大君宗子大臣家相與民物等皆是分殊處否曰也是如此但這有兩種看這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看若只恁地看怕淺了且如乾稱父坤

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疎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等而下之以至為大君為宗子為大臣為家相其理則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同胞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無不如此看見伊川說這意較多龜山便正是疑同胞吾與為近於墨氏之兼愛不知他同胞吾與裏面便自分箇理一分殊了如公所說恁地分別分殊殊得也不多這處若不細分別直是與墨氏兼愛一般○問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底只是事天事親分否曰是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理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他只是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長幼幼為理一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闊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便是這箇不是即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橫渠只是這箇那事親底來形容那事天底做箇樣子否曰是○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

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為父母坤之為父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胞物為吾與也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為吾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况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顯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問謝良齋說西銘理一分殊在上之人當理會理一在下之人當理會分殊如此是分西銘做兩節了良齋看得西銘錯曰然

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是

也

或問橫渠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朱子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為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為陽兩為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已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指理為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為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道夫問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朱子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已處見

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便把那書與之讀耳
又問如此則末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
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
西銘與學者讀也是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
恁地開闊○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
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麼想見只是且
教他聽說話會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
知次第驟時與他看未得曰豈不是如此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若自處以天
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
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
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某盤後一段如人下某

勉齋黃氏曰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處以下至
顛連無告如其某句于之翼也以下如人下某未
曉其意後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至泥然
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
之子也天地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
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
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為天地之子則必當全
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元弟黨與然後可以為孝
子不然則謂之悖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
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
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元弟黨與之道盡於此
矣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

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勉齋黃氏曰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

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曰道理只是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見者明其所難曉耳○因事親之誠以明

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徐子融曰先生曰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

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為學者而設若大賢

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

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夔孫曰公旣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夔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主血脉之屬各親

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卽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唯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敝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

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敝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敝也

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

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
乎推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
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峯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
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
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
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
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
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
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

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
常漠然與已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旣漠然如不相
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已私而欲其順
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
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
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
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
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
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
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

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癯殘疾惇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卽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卽天地之性子之身卽父

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卽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旣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

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爲顧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此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此則不可以爲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有心

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卽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卽父父卽天地卽母母卽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蓋是理卽天地之理而天地卽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

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爲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爲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爲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

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純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

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
謂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
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
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
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
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
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
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
後可以善述事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

新安吳勉學重校

